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鎭州别駕張延朗爲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爲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權貴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

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圖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令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　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白帝下

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玨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玨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

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旣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　己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劵出於戶

部夏五月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秋七月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九月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爲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

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爲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爲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愎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

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温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慍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温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

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己未以珏爲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循因得之大梁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促令歸鎮

四年皇子右衞大將軍從瑑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瑑不爲之屈帝東巡以從瑑爲皇城使從瑑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三月丙戌賜從瑑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爲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鎭作亂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上涕泣辭

之上命重誨爲福更它鎭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尙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衞審峹等將兵萬人衞送之審峹徐州人也

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怨之

宣武節度使苻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夏四月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眞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敺重誨重誨走免旣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内指揮使楊彦温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彦温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彦温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朝從珂止於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彦温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彦温訊其事除彦

温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彦稠將兵討之帝令彦稠必生致彦温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重誨所構馳入自明一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絶朝請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彦温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彦稠不生致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爲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

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脩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秋八月乙未捧聖都軍使李行

德大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温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温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寖用事數短重誨於上九月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卿何爲爾甲戌重

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爲人誣以反非
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
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
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
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
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
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合宜解
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甲申以范延光爲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十二月天
雄節度使石敬瑭征蜀未有功安重誨請自督戰旣

行石敬瑭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二年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鎭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　春二月安重誨至

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爲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爲朋黨不悅　三月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爲左衞大將軍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犇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

彥稠將兵趣河中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旣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若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

驚救亦撾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幷二子誅之　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張溥曰歐陽氏之傳安重誨也言其威福自出者三盡忠補益者五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者四斬馬延殺任圜强放三司積欠威福之類也拒獻嘉禾卻白鷹白兎救田令方劉知章死盡忠之類也輕信韓玫殺烏昭遇而絕錢鏐陷楊彥温於死而不能去潞王遣李嚴監軍而孟知祥

貳命李仁矩節度而董璋叛獨見生禍之類也又云重誨被讒二子奔父忍死報國械送京師明宗不信夫妻流血一篇之中哀歌隕涕又云重誨既死李從璋檢責家貲不及數千緡其臨死尚恨不爲國家除潞王志勤王室無愧清忠歐陽氏之傷重誨至矣作史者誠見潞王不臣上弑愍帝徽陵穴土路人心惻歎明宗無先事之智誤殺重誨自取滅亡也然任圖大臣矯制賜死李從珂叛形未彰私行翦除其專若此寧無罪乎重誨少事明宗明敏勤恪參決大計功

稱佐命誠可無死其所以死者在於擅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長君之惡以自結寵也郭崇韜忠略有志滅梁破蜀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勳勞遠過重誨獨以求助中宮請立劉后危唐社稷遂先莊宗而死大臣一念之私殺身有餘不必其事成敗何如也李環發難於升階從璋奮檛於答拜功臣碎首同泣屬鏤然崇韜不惡於李從襲向延嗣馬彥珪可免騾戮重誨不惡於孟漢瓊翟光鄴必無族誅從來殺大臣者多出宦官扇馬勿乘豈激論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弒附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爲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同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秋九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

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三年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爲副留守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爲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衞事　冬十二月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

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從厚爲河東節度使北都

留守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爲秦王丙辰立從厚
爲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
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
意者面毁裂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
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
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
也　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
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

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嘗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

瑭亦願行上卽命除之旣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四月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爲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爲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爲傅從榮一

概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
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戊
寅立皇子從珂爲潞王　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
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己復進用表請
立從榮爲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
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
密使議之己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
爲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
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
爲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

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秦王從榮請嚴衞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爲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爲齊國公主復爲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爲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

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蓄養汝輩何爲弘昭乃不敢言　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爲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

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 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

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
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
人懼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
得康義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
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
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
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
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
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
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贇馳入

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

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爲我部閉諸門重吉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

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預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狠伉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

廢從榮爲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爲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爲庇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諸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

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晙並貶官澣回之族曾孫詡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爲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

人因亂爲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辛丑宋王至洛陽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

秦王從榮旣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與之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爲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爲之詗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衞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衞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寧國節度使安彥威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出彥威爲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爲彰義節度使以嚴衞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威崞人遇眞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三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鳳翔節

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爲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閏月丙午尊皇后爲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爲太妃　二月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節度

使代漢瓊從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從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爲便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

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爲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爲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并州人也朝

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爲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爲行營馬步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怒之出爲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爲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暉魏州人也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楚匡

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翔拒命而還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眾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

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勿以爲防團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

趣潼關遂雍郭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爲腹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前軍賞徧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斂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犇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閒不至榛梗

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爲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爲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

分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搒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爲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爲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爲孟漢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寇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爲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　壬戌潞王至昭應聞前軍

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
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
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
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
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
早就死王爲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
權之徒恥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貲
及伎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王
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
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

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爲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爲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

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餘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爲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犇魏州召

孟漢瓊使詣魏州爲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犇陝初
帝在藩鎭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卽位以爲控鶴指揮
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是夕
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
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爲團
結帝旣出卽闔門不行已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
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遇曰天子之出
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
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
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

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敎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敎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

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
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
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
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
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爲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
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爲人未欲遽誅且
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爲
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潞王上牋於太后取
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
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

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爲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衞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衞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衞州驛以弘贄之言告弓箭軍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共之今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鬭死

弘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王即命斬於路隅

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

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索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

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王弘贇遷閔帝於州廨帝遣弘贇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贇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王巒既還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己卯石敬瑭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　戊子

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衞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誅藥彥稠　庚寅釋王景戡萇從簡　有司百方
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繫囚
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
人聚詬之曰汝曹爲王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
胷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
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
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
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
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

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縱以山陵
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
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
不專繫於厚賞亦在脩法度正紀綱陛下苟不改覆
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
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壬
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
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
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
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丙申葬聖德

和武欽孝皇帝於徽陵廟號明宗帝衰絰護從至陵所宿焉

張溥曰唐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奉帝命馳諭厄於元行欽不得達願死衛天子後竟遇殺作史者稱其君臣父子之際知所從而得其死李璀忠孝有遺悲焉明宗稱帝從榮次當繼序握兵輕驕將相大臣皆患之思出外以避其禍帝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從榮入問起居漸有欲死其父之心既謀召牙兵

宿衛孟漢瓊朱弘昭等遽以反告命朱弘實安
從益帥兵以出殺於床下張弧之疑至死不明
然明宗平日教誨不素縱侈納邪封秦王時聽
其儼然受册朝廟又加大元帥名節度使以下
咸具櫜鞬庭謁衛州吁之驕答先莊公豈盡厥
子罪哉從厚形質豐厚寡言好禮兄死襲位序
順不爭潞王從珂卽用兵久非明宗子以道柔
之可以無動朱弘昭馮贇等輕易其地迺激使
反王氏阿三驍勇善戰志氣難下明宗旣殂陵
忽少主益甚日夜思變但苦無名耳河東一徙

藉爲口實移檄詰師羣帥風附卽潞王初發時
不虞其不戰屈人若此楊思權梁之控鶴軍使
事唐莊明昵於從榮勸其招募死士增利器械
潞王反鳳翔五節度使合兵攻討城將陷思權
大呼先降衆軍奔潰潞王長驅入陝其始誤秦
王也罪深於劉陟高韡既背閔帝也逆甚於劉
遂雍康義誠反漏上刑以節鉞終何無天道哉
明宗監國李紹眞孔循卽請建國號潞王至蔣
橋馮道李愚首勸卽位當時二主雖師克入都
尚未敢顯然稱君賊臣賣國亟奉尊號遂居而

不疑五代大臣寡廉鮮恥大都以上箋勸進爲
佐命元功可慨也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二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

保機姓耶律氏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刼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别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

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

均王貞明二年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爲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

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

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名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

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歸者
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
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
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
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
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
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
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靑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殺存
矩文進帥其衆犇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

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嘗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

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

所敗犇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

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淶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七月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眾我寡虜多騎我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

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行而東
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
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
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
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
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
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
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
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
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

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其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

四年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期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犇晉晉王厚遇之養爲假子任爲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犇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後唐滅梁）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鎭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

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鎭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

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

副總管李嗣源領横海節度使　夏閏四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畱後霍彦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爲監軍將兵救幽州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詔横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

幽州人也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夏五月幽
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
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
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爲所掠　秋七月契
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
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
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
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九月契丹攻勃海
無功而還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易定
言契丹入寇　十二月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

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三年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爲憂與
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
欲徙李嗣源鎭眞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眞及勃海恐唐
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秋七月契丹
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
欲鎭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
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爲
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

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吾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

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鎭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愠帥數百騎欲犇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

餧來告哀　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犇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眾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犇十一月癸巳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

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鎭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

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均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

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犇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眞定晉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

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

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饑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帝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卽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

不悉眾決戰則東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眾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

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穽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穽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　五月契丹寇雲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犇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三年　初契丹舍利萴剌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萴剌契丹之驍將曏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爲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爲昆

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遊自奉不預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爲尼　五月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萴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萴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

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張溥曰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後分爲八部常推一大人建旗鼓統之歲久相代及阿保機代遙輦聽漢人言不肯受代既用

其妻述律策召諸部大人牛酒會鹽池伏兵擊
殺并爲一國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述律后守
帳黄頭臭泊二室韋乘虛攻掠奮擊破之名震
諸夷李克用起兵代北劉夫人嘗從征伐劉知
遠舉事太原李后出後宮費爲軍賞覇王之興
類資內助夷狄亦然意者其天也阿保機與克
用置酒雲州東城握手約兄弟期共舉兵擊梁
歸而背約反求封冊於梁狼夷無信惟强是附
不足多怪然克用人傑也杯酒未寒違盟且告
譬之禽獸將寢處焉臨沒恨恨以一箭屬莊宗

期必滅契丹先王之怒與朱溫劉仁恭同不戴天莊宗殲蕩梁燕功皆摧枯獨契丹為患未能翦此朝食豈蠻夷不較當置度外抑亦經營中原力有弗遑也契丹兩窺晉述律后止之不從皆輿尸歸婦人之智違之輒敗王猛戒苻堅伐晉崔浩諫蠕蠕寇宋有以夫莊宗殂阿保機聞之痛哭未幾亦死中子德光立惑於王都構扇助之入犯明宗遣王晏球往討都舉族自焚禿餒剪刺惕隱赫邈等咸被誅擒中國威靈當此一振克用之志其成於明宗乎不知德光用兵

時遼律太后何不以母命止也韓延徽爲契丹謀主終同光之世誓不南牧盧文進叛居平州歲爲契丹鄉導盧龍巡屬疲於奔命狄夷不馴必有中國逋逃之人啓之漢武所以惡衛律也突欲爲契丹長子不得立憤而奔逃述律太后思念之深卑辭厚幣數遣使聘請唐斬其使不報此婦人者無故廢長幸不大亂猶賴其平日勇決權變哉

安[illegible]

贛王祭同校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二